

客家情韵

李新旺 著

—散—文—集—

清流客家文化丛书

—散—文—集—

客 家 情 韵

李 新 旺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客家情韵 / 李新旺著.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5143-4316-8

I. ①客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83756号

客家情韵

作 者 李新旺

责任编辑 李 鹏 陈世忠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7

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316-8

定 价 28.00元

客家足音，山乡情韵（序言）

读罢李新旺《客家情韵》散文集，令我怦然心动。

作者李新旺是我的乡亲，前些年在报刊读过他的许多美文，钦佩其思路开阔、阅历丰富，充满对故乡、对教育事业的挚爱之情。今作者将其结集出版，无疑是一件好事。新旺的散文有深刻的思想意蕴和哲人般的智慧，他以优雅的笔调低吟浅唱，点点情丝如和风细雨渗入读者心田。从悠悠的校溪水里看到它“开心的欢笑在荡漾”，从灵台山中听到“风声水声鸟鸣声”，从龙津河畔感悟着“桂花的芳香和节日的喜庆在山城洋溢”。字里行间传送着一股温馨的暖流，弥漫着浓浓乡情。

新旺的散文多从小处落墨，挖掘精致的细节。没有痛彻心扉的生离死别，也没有动人心魄的浩荡叙事，凡举一事一物，看似琐屑，却都贯穿一条缜密的情感主线，以灼灼跳动的火苗映亮心灵的窗扉。无论一片流云，一湾碧水，一株绿树，一丛月季，都赋予生命的色彩，在笔下熠熠生辉。灵动的山水草木，灰黑的青砖黛瓦，跨越历史时空，淡淡说来，默默品味，使人悟出大千世界的纷繁复杂和探索人生之路的艰辛历程，闪烁出宁静高远的精神火花。

新旺长期耕耘教坛，爱徒如子。当班级一位同学被开水烫伤，立即赶到医院，“鼻子一酸”——揪心之痛俨如父母，嘴上不停

地询问：“疼吗？”关爱之情欲言于表。他与教育结下不解情缘，全身心地“陶醉其中”、“扬帆起舵”，毅然放弃了另择高枝的机会，留守山乡，竭图改变命运的选择，但以教育支撑生命的光华。教余勤于笔耕，以教书育人的情怀、以生花之笔，展现一幅幅校园画图，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和蓬勃的活力，弥漫着桂花的幽香，给人启迪、耐人寻味。

新旺出生在客家山乡，从小受家乡山水和民俗风情的熏陶，诸多文章都将客家文化元素切入日常生活景致，勾勒出一幅幅山乡精美的画图，开创出一条独特的文学之路，可喜可贺。

是为序。

李升宝

2015年秋于清流

（作者系福建省作协会员、著名方志专家）



目 录

CONTENTS

◇ 第一辑 山水情思 ◇

墙角的月季	/2
跳石桥	/4
九峰寨	/7
北邙古杉	/10
悠悠校溪水	/13
灵台山拾遗	/15
金莲寺踏春	/20
龙津河畔桂花香	/23
登南极山	/25
南岐梨花	/28
龙津河夜色	/31
樱花飘落的季节	/34
秋后的田野	/37

雪地春光	/40
捕鼠	/43
赖坊印象	/46
走进赖坊	/56
风雨九龙湖	/59
白云深处有人家	/62
夜市	/65
紫燕归来	/68
冬雨江南	/71
丢失的河流	/74
文龙村 复兴堡 余振浪	/77
灵山秀水吉山人	/80
含笑花天香满园	/83
榕城旧事	/87
做个临时工	/94
爷爷的天堂	/98
小小生产队员	/104
牛埠山的春天	/107
老米购房	/112
约定	/121
泥土芳香，乡野情怀	/126

◇ 第二辑 客家物语 ◇

寻找失落的文明	/134
下坪，我的祖地	/138
下坪行	/141
爆米花	/144
清流客家烊豆腐	/147
龙行青峰闹元宵	/150
青山寂寂隐忠魂	/155
长校七家屋	/158
胜占青溪堂	/161
人文鼎盛“八家屋”	/164
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	/167
青州巫公庄屋	/170
高地人家	/173
嵩溪观音桥	/176

◇ 第三辑 校园春秋 ◇

金秋夜话	/180
话说模式	/190
请让老师对你说声对不起	/193
叛逆	/196

拳拳之心，教育之情	/200
我的教育情缘	/204
老师，我想对你说	/207
无名树	/212
跋	/215

第一辑 山水情思

今夜，一个人在河边行走

今晚的月亮丢了

天空阴着脸

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河

岸在踯躅中行走

我不介意孤独

暮色一点一点从身体里渗透

沉默如身旁的垂柳

坠落河流的欢歌一寸一寸碎裂

远山渐次暗淡，蛙声潮起

随风飘来的雨丝，那么轻盈、柔软

来不及伸手

它已将满城灯火融化

老城墙根

几丛荒草陷入记忆

擦肩而过的光影

与梦想无关



墙角的月季

邻家院子里燃烧着一团火，鲜红炽烈的火焰照亮了古老的院墙。它其实是生长在墙角边的一丛月季，叶茂而枝繁，深红的花朵从春天开到腊月，浓浓的艳丽摇曳在风中，数百年如一日，从没见过它御妆的时候。

空荡荡的院落显然有些年头。斑驳的墙皮一片片被风蚀剥落，黛青的屋瓦在每一个白天和黑夜追忆，大杂院热闹的过往，鹅卵石上排列有序的脚步渐行渐远。石缝间野草青青，墙角处苔藓碧绿。孩童追逐的欢笑，农妇嬉戏的诨语，男人厉声的呵斥，随岁月的风尘，淹没在满地青翠的草丛。

一代又一代香火传承，膨胀了邻院族人的祖屋。门楣上依稀的墨迹已无从辨认，想象得出隐隐约约的字迹是这门族祖的希冀和厚望，后人红红火火的发达确也如他所愿。弃旧是因为立新，分离是因为发展，唯有这座院落恪守着万古不变的忠诚，把寂寥和风霜刻写在每一块青砖绿瓦，敞怀迎送每一次月圆和月寂。依

如墙角的月季，紧紧偎着它的依靠，把肢体投向永远为它遮风挡雨的围屋的怀抱。

艳丽的花枝不是没有过出墙的念头。墙外世界的广阔和精彩多么诱人，闭锁深闺的狭小和落寞多么幽怨，哪怕仅仅只是翘首凝眸也是一种慰藉。可它总是颤颤巍巍地没能逾越身前的那道坎，一堵古老的围墙。它纵然心有不甘，它纵然故扮娇姿，引来群群鸟鹊和粉蝶围转它的红颜，轻歌曼舞，偶戏欢娱。最终它还是把花开在院落，用红唇印渍墙角的古朴。

花为悦己者开，它在怀念一位俏丽的佳人，一位懂它读它赏它的知己。院子的西厢房住过一位美貌的少妇，每天清晨她都会站在吊脚楼的悬廊对着镜子梳理一头没膝的长发，飘逸的风恣惹来廊前田地里劳作的农民惊羡的眼光。佳人常常踱步来到月季花丛，俯首嗅一嗅它的芳香，深情地抚一抚它的妩媚。顺手摘一朵嫣红，却不戴在头上，只管拿在手里把玩，大概是不想落于俗套。

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”我想这便是佳人异于常人，令人心驰神往之处吧。

几十年过去，佳人不见，祖屋空余。遗失的岁月被挂上尘封的房檐，青草漫过卵石，苔痕爬进窗台。阳光漠漠地照进这片幽静的角落，一丛盛放的月季开满墙角，伴随闲释的故宅老院沐过春夏秋冬。它习惯并喜欢人们称呼它的乳名，一个诗意的名字：月月红。

跳石桥

走过各式各样的桥，印象最深的还是家乡的“跳石桥”。

“跳石桥”位于长校村西部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“石桥”。近三十米宽的河面，百余块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河石铺展在水中，自东而西，排列有致，浪花飞溅。“跳石桥”连接着村庄和村庄西面肥沃的稻田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村民们踏着这座简易却坚实的“石桥”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循环往复。“跳石桥”以它的质朴和谦恭，默默承载着岁月长河里乡村生活的迎来送往。

天刚拂晓，“跳石桥”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它一天的喧闹。起早的妇女，乘着黎明的幽静，拨开晨露，三三两两地聚集到桥头，占据各自的位置。在这天然的洗衣坊里，一块二米多长、表面平整的黄纳石是最理想的搓板，她们要为全家人清洗昨日劳作换下的脏衣。啪啪的捣衣声，哗哗的流水响，伴随着妇女们家长里短的闲聊，“跳石桥”四周渐渐欢腾起来。月亮知趣地隐藏起淡淡的身影，刚睡醒的鱼儿争先恐后跃出水面，其情形似在与洗衣的

农妇躬腰致意。此时，河面上烟波渺渺，岸边水草摇曳。清新的空气，清凉的晨风，伴随每一个清晨的到来，河流两岸处处洋溢着一股浓烈悠扬的乡野风情。

夏收夏种是农民最劳累，也是“跳石桥”最繁忙的季节。担着箩筐的人们迈开稳健、欢快的步伐，来回穿梭于“跳石桥”两岸，有时成群结队，有时单枪匹马。丰收的路上，去时朝霞初绽，箩筐空空，归来夕阳唱晚，稻谷满担，劳作的艰辛尽已释然。有些年幼的孩子，家里没有大人照看，便随父母一同前往“双抢”地。经“跳石桥”，幼儿尚不具备“跳石”的能力，或由父母抱着，或坐在空箩筐里，带着新奇的目光，在晃晃悠悠中日渐成长。

过“跳石桥”不但需要强健的体能，还应练就娴熟的技巧。负重过“桥”，力量大多落在腰部和腿部，腰肌不劲，容易闪腰，腿脚不稳，容易落水。长年在田间劳作的村民，经历千万次锤炼，体能和技巧自然不在话下。哪怕是河水漫过“跳石”，只要水势不是来得太凶猛，他们依然跳跃自如，“过桥”如履平地，脚步稳稳当当地从一块石头落在另一块石头。可是，高手也难免有“失足”的时候。身体一旦失去平衡，整挑稻谷连同人就会倾入河中，辛苦从田间收获回来的劳动成果，瞬间损失大半。虽然人受伤的可能性很小，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心痛的事。

烈日炎炎，酷热难当。别看“跳石桥”浸泡水中，露出水面的那部分，在烈日暴晒下，温度极高，足以把皮肤烫起泡。赤脚过“桥”的村民，似乎没有这样的担忧。日积月累的劳动和行走，烈日下的高温对他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，他们脚下结起的厚厚的老茧，如一副钢筋铁板，滚烫的石头伤害不了他们。

“跳石桥”也有休闲的时候。春天，洪水暴涨，“跳石桥”被彻底淹没，前往对面田地耕作的村民不得不舍近求远，绕道上游的“红旗桥”通行。洪水过后，“跳石”上到处长满滑溜溜的青苔，

水面上泛起一道绿绿的亮光。此时，总有好心的村民，从家里拿来刷子，小心翼翼地清理“跳石”上的青苔，再用双手仔细触摸，直至感觉不出一丝滑痕。村民们继续在“桥”上行走，“跳石桥”又恢复了往日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。

时代在不断进步，生活在快速提高。为了改善村里的交通条件，方便村民的生产生活，1982年，经县、乡政府拨款，村民集资，一座崭新的钢筋水泥桥悄然安卧于校溪河上，新桥仍沿用“跳石桥”的旧名。老“跳石桥”走过历史的风华，成为人们心中美好的记忆。

旧桥隐退，新桥傲立。已经无从追究是何时、何人搬来河里的大石、小石，砌起了这座表里如一、朴实无华的“跳石桥”，并历经数百上千年的风雨行程。如今，校溪河上已经陆续建立起另外五座钢筋水泥结构的新桥，更加坚固和宏伟，它们和“跳石桥”一起，如靓丽的彩虹，拱卫在村庄周围，见证着千年客家古村的发展和繁荣。

“跳石桥”就像一座丰碑，镌刻在厚长的史册，与校溪河同在，与记忆永存。

九峰寨

九峰寨是一座古寨，建在后龙山顶。它名不见经传，外观平淡，不过是清流南部众多山寨中极普通的一座。在家乡人眼里，它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。

古寨始建于清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。其时，兵乱迭起，寇盗相侵，民不聊生。又恐太平天国余部流亡至清流，掳掠乡民，躬被其灾。当年孟秋朔日，村中长者召集民众商议，拟定于东嶂后龙山至高处踞险建一山寨，以备避乱之需。村民纷纷响应，仅数月，寨成。山寨坚固实用，底基用石块砌筑，离地数尺，筑土墙，墙高三米有余，设有前门、后门，四周有枪眼，以瞭望和射击贼寇。寨内宽敞，可容千众，足够村民聚避。清代本土诗人李彩高曾赋诗盛赞：“山谷乔迁知所止，交交黄莺高罔语。非因唤友语同飞，定是鸣朋巢一处。”

山寨建成后，从没有村民入寨避乱。概因古寨威严，震慑了贼寇，鼓舞了村民士气，增强了团结御侮的信心，一般贼寇不敢

贸然掠境，村民得以逃过许多劫难。

关于“九峰寨”名称的由来，没有相关传说，不见任何史料记载，老人们也说不清楚。我想大概源于两方面：其一，周围确有九座山峰，它是最高峰。其二，“九”是大数，泛指群峰之上。不管何种原因，九峰寨在村民的心目中是一道永恒而神圣的风景，后龙山本为长校村东面的屏障，自古以来就是这座千年古村的龙脉。

俗话说得好，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，欲览九峰寨胜景，必经汗马辛劳。通往九峰寨的路崎岖、陡峭，此前曾多次登临古寨。沿途翻越几座山丘，到达电视转播塔不过小大半路程，有人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挥汗如雨。正好籍此地休息，恢复体能，并欣赏眼前风光，不失为绝佳的观景平台。平日，不少朋友来这里登山锻炼、放松心情。山岗上低矮的灌木、杂乱的蓬草，一年四季总是那么青翠、靓眼，草丛中忽而传出窸窸窣窣的响动，惊得树上的鸟雀四处纷飞。山间松鼠、野兔、竹鸡等小动物品种越来越丰富，茂盛的植被和良好的空气为它们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和食物，自然环境的改善已经为山乡带来显著的回报。

后半程的路，山道依然狭小，但坡度要平缓很多，行走速度明显加快。山道两旁树深、林密，清幽的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，星星点点洒落在身上，斑驳迷离。路上堆满枯枝落叶，脚踩在上面松软、细碎，如棉花糖，沙沙的声响在寂静的山梁特别清脆。应该是山顶海拔高、温度低的原因，无论是杉树、松树，还是其他乔木，虽然枝繁叶茂，但几乎都长不到碗口粗。在九峰寨我们看不到“高大的树木”，原是自然规律。

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九峰寨的风景旷达、壮美。从一处长满野草的豁口入内，古寨风光了然入目。寨子约有100多米长，50多米宽，如果不是用心寻找，被草木覆盖的残垣断壁